

浚水游傳





2 033 8410 4

浚水泚傳

春风文艺出版社

后水浒传

青莲室主人辑

郑公盾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303,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1/2 插页：2

1981年11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34,001—534,000

责任编辑：林辰

封面题字：于植元

封面设计：马寄萍

统一书号：1158·600

定价：2.80元

本书重印说明

此书是罕见的孤本，珍藏于大连图书馆。题“青莲室主人辑”。书前有“采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的序。“青莲室主人”“采虹桥上客”是谁？也不详。但序后铃盖的图章却是“素政堂”“天花藏”。有人物像三十七幅，每幅均有赞词，词的图章有“天花藏”“指迷津”“花月主人”“华阳道人”……等。行款：半页八行，行二十字，软体，白口，无格，单边。正文前署“新镌施耐庵先生藏本《后水浒传全传》”，当是伪托。

在水浒续书中，本书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它以宋江传生杨么把两次农民起义连结起来，表现了农民起义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也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但书中那种“君非亡国之君”的观点，也恰是此书的历史局限性。

有关此书的资料极少。清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诬之为“一片邪污之谈，文词乖谬”。严敦易的《水浒传的演变》曾据刘廷玑的错误批评，推测它可能是一部好书。谭正璧说有一部署名天华翁的后水浒，当是此书，但题署不同，可能是另一个版本。

此书因多数读者未见，一九八一年初版时，为保存原

貌，在校订工作中，凡不易辨识之模糊、脱落处，按字数补出后用〔 〕标明；有缺页处，只注明缺漏字数；淫秽处略有删节。至于不通的字句，因不影响理解原意，也未予改动。

此次重印，因系利用原版挖改，对于初版的疏漏及讹误，未能全部修订。按正文统一了回目，删掉三十七幅绣像。

《后水浒传》是研究明末清初小说的重要作品之一，鉴于初版时有不适当的删节，我们将重排繁体字本供学术研究使用。谨此说明。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录

第一回	燕小乙访旧事暗伤心 罗真人指新魔重出世·····	1
第二回	寄远乡百姓被金兵 柳壤村杨么梦神女·····	11
第三回	杨义勇骑虎识英雄 游六艺领众闹村市·····	22
第四回	逞武艺杨么服众 交钱粮花茂遭殃·····	34
第五回	焦面鬼劫掠自家人 小阳春荐贤同入伙·····	43
第六回	铁壳脸独劫大树坡 揭浪蛟挈避轩辕庙·····	52
第七回	火老鸦设计散相思 花蝴蝶得探春消息·····	62
第八回	图富贵卖奸瞒婿 甘作妾表里仇夫·····	72
第九回	鬼算计冷笑似无情 小太岁杀人如切菜·····	81
第十回	杨么为村人府堂刺配 郇元酒结识江上杀人·····	94

第十一回	小太岁焦山同入伙 杨义勇园内结新仇·····	106
第十二回	杨义士甘认罪不攀人 鬼算计自伏辜出好友·····	116
第十三回	杨大郎路阻蛾眉岭 殷尚赤情恋张瑶琴·····	126
第十四回	殷尚赤争风月打商人 董敬泉苦银钱买节级·····	133
第十五回	孙节级狱底放冤人 屠金刚阵前招女婿·····	143
第十六回	好夫妻拼命捻酸 热心肠两头和事·····	152
第十七回	朱仙镇打擂台逞英雄 节级家赏中秋致奇祸·····	163
第十八回	无知婢暗偷情碎宝杯 坏心奴巧逃生首家主·····	174
第十九回	开封府孙本充军 麒麟山王摩被逐·····	183
第二十回	青竹蛇调麻药作生涯 郑天佑合群雄劫秦饷·····	194
第二十一回	众愚民升天成白骨 两好汉双箭射红灯·····	205
第二十二回	弄风沙埋杠银潜踪灭迹 押解官追劫贼画影图形·····	215
第二十三回	杨么赦还乡同形被缚	

	马震爱好汉拚命救人·····	226
第二十四回	白云山四英雄小结义 龙尾岭两押差私害人·····	236
第二十五回	黑疯子气愤愤怪人轻 许蕙娘铁铮铮守节义·····	245
第二十六回	杨义士拚命救佳人 袁长罡设谋合大伙·····	255
第二十七回	不约同大闹开封府 义气合齐上白云山·····	266
第二十八回	杨义士思父母还乡 黑疯子赶朋友作伴·····	275
第二十九回	屠俏不提防遇官兵 杨么用妙计擒黄佐·····	283
第三十回	路见不平打德明 坐护乡村遇常况·····	294
第三十一回	乡人乘醉捉马震 当事无知升太尉·····	304
第三十二回	杨么为父母受刑 马震救朋友陷狱·····	314
第三十三回	何能义激柳壤村 文用智赚岳阳府·····	324
第三十四回	柳壤村应风水奔杨么 众弟兄验天时齐合伙·····	336
第三十五回	贺太尉魂销九曲岭 黑疯子身脱武昌监·····	347

第三十六回	诵真经智擒双将 看车水巧制轮船.....	357
第三十七回	袭广陵喜归勇士 下教场快杀前仇.....	367
第三十八回	夏不求因名偿实罪 杨义勇感梦见前身.....	377
第三十九回	神棍合借朱润还家 铁匣开遇杨么出井.....	389
第四十回	杨义勇闻朝政心伤 宋高宗遇天中作乐.....	399
第四十一回	杨么入官谏天子 高宗因义释杨么.....	410
第四十二回	再萧何抗违军令 众豪杰大悟前身.....	421
第四十三回	英雄误入销金帐 俏妇从权认丈夫.....	432
第四十四回	袁军师锦囊遗妙计 岳少保决算大惊人.....	443
第四十五回	岳少保收服么摩 众星宿各安寝次.....	452
附录：	《后水浒》序.....	463

新镌施耐庵先生藏本《后水浒传》青莲室主人辑

第一回

燕小乙访旧事暗伤心

罗真人指新魔重出世

话说前《水浒》中，宋江等一百单八人，原是锁伏之魔，只因国运当然，一时误走，以致群雄横聚，后因归顺，遂奉旨征服大辽，剿平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此时道君贤明，虽不重用，令其老死沟壑，也可消释。无奈蔡京、童贯、高俅、杨戩用事，忌妒功臣。或明明献谄，或暗暗矫旨，或改赐药酒，或私下水银，将宋江、卢俊义两个大头目，俱一时害死。宋江服毒，自知不免，却虑李逵闻信，定然不服，又要生事，以伤其归顺忠义之名。因而召至楚州，亦暗以药酒饮之，使其同死，继而吴用、花荣亲来探望，见宋江死于非命，不胜悲痛，欲要再作风波，而蛇已无头，大势尽失，死灰不能复燃，遂同缢于蓼儿洼坟树之上。一时梁山好汉闻此凶信，俱各惊骇，不能自安，虽未曾尽遭其毒手，然惊惊恐恐，不多时早尽皆同毙矣。唯燕青一人，心灵性巧，屡屡劝宋、卢二头领全身远害，二头领不以为然。燕青因藏赦书，并金银财物，悄悄遁去，隐姓埋名，到各处遨游，十分快乐。

一日忽重游到梁山水浒，见金沙滩边，寂寂寥寥，唯有渔樵出入；忠义堂上，荒荒凉凉，只存砧毁遗迹。回想当时弟兄相聚，何等威风，今一旦萧条至此，不胜叹息了半晌。因又想到，若论改邪归正，去狼虎之猖狂，守衣冠之淡薄，亦未尝不是。但恐落奸人圈套，徒苦徒劳，而终不免，则此心何以能甘，此气何以能平！低徊了半晌，忽又想到，此皆我之过虑耳。一个朝廷诏旨，赫赫煌煌，明降招安，各加职任地方为官，治政理民。奸臣纵恶，亦不敢有异。就是宋公明哥哥与主人卢俊义，亦要算做当今之豪杰。我苦苦劝他们隐去，决不肯听从者，亦必看得无患耳。我今不放心者，真可谓过虑。想罢才去东西闲玩。虽说闲玩，然荆榛满地，只觉凄凉，无兴久留。因又渡过金沙滩来。只见一个老者，须鬓皓然，坐在一块石上，看着一个打柴的樵夫，在那里攀谈。燕青在他二人面前走过，隐隐听得那老者说道：“这那里关朝廷之事，皆是奸臣所为。”燕青听见说话有些诧异，便立脚不走，要听他说出后面的言语。那老者见有人立听，也就住口不说。燕青见他不说话，听得气闷，便忍耐不住，只得上前，向老者拱拱手，问道：“老丈方才所说的奸臣，莫不就是当朝的蔡、童、高、杨四人么？”那老者道：“不是他四人，那里再寻得出四个来！”燕青道：“请教老丈，可知他如今又做了什么坏事？”那老者将燕青上下估了两眼，道：“这是我本地方的闲话，今日无事，偶然与此樵友闲谈耍子，你是个过客，别处人，说来也未必晓得，问它怎的？”燕青便乘机说道：“我在下果是过路别处人，原不该问及贵地方事。只因受了奸臣之害，弄得有家难奔，飘流至

此。才听得老丈说什奸臣，莫不做了什不公不法之事，有个恶贯满盈，使人共闻共快的事，故此动问，万望见教。”那老者听了道：“原来老兄也受了奸臣之害，所以要问。你既要问，可知这地方叫什名色。”燕青道：“初来不知，因问人，方知梁山地方。”那老者道：“你既知梁山泊，就该知这梁山泊一向是什人占住了。”燕青假说道：“这就不知了，求老丈见教。”那老者道：“这梁山泊，在今日看来，无过一洼水，不足为奇。在当时有一伙大盗，一百单八条好汉占据了此泊。内立三关，外设百险。这一洼水比三江五湖还厉害几分。莫说附近的郡县奈何他不得，就是朝廷屡差了大将军，高俅、童贯率领了无数兵马来征剿，俱被这山泊里的好汉杀得大败亏输，不敢正眼而觑。”燕青故意问道：

“既是这等强横，为何今日却寂寂寥寥，不见一个？”老者道：“老兄有所不知，这班好汉，论他啸聚行藏，自然是一伙大盗；若推原其心，他众豪杰不是遭权贵之殃，就是受奸人之害。实俱含冤负屈，无处可伸，故激怒而至于此。所以这宋大王虽为盗魁，却心存忠义，所坐之堂，亦以‘忠义’为名。又立两竿旗，上写‘替天行道’，只诛赃官污吏，绝不扰害良民。所以我们邻近百姓，甚是安堵。不期后来奸臣设计，知战不胜，遂降赦招安。这宋大王陷身水泊，原非其志，一闻招安，满心欢喜，以为改邪归正，可以报效朝廷，以补前过。虽有心腹再三劝他，他只不听，故受了招安，归顺朝廷，因将梁山泊一个虎狼之穴，弄做一个渔钓樵牧之场。所以我与樵友在此叹息。”燕青因又问道：“为盗乃犯罪之人，得降赦招安，便是美事，老丈为何又与樵友叹息？”

老者道：“得降赦招安，固是美事。但恨朝堂之上，有蔡、童、高、杨弄权。朝廷虽赦，他们却不肯赦，所以令人叹息。”燕青道：“朝廷既明明降赦，难道他们敢将他众人杀害么？”老者道：“明明杀害，虽是不敢；暗暗杀害，却怎防得。况朝廷孤立于上，那里有许多眼睛来看他，那里有许多耳朵来听他，只好白白送却性命罢了。”燕青笑道：“我想宋大王这班人，做过事业，谅非庸懦无用之人。若说朝廷明明杀害，自应无说；若说奸臣暗害，这班人如狼如虎，怎么害得？只怕还是老丈的过虑。”老者道：

“怎么是我的过虑？这宋、卢两大头目，已有人传说，俱被奸臣害死了。我们所以在此叹息。”燕青道：“老丈既知其被害，可知是怎生样被害？”老者道：“说起来做奸臣，原有一种弄奸之才。他矫诏说是念宋江、卢俊义征方腊有功，召卢俊义入朝赐食，却在饮食中暗暗的下了水银，一时不觉，归到半路，水银下坠，跌入淮河而死；又遣官赐宋江美酒，却在酒中下了毒药，宋江饮之而死。此系明明之事，怎说是我的过虑。”

燕青听了这信，暗暗吃惊。因也假叹息了两声，遂别过走开。暗暗思想道：“此老之言，若说不确，却说得详详细细，皆有指实。若说是实，则宋公明哥哥与我卢主人，做了一生的英雄好汉，若明正其罪，便受一刀之痛，也还甘心，怎肮肮脏脏、糊糊涂涂，为奸人所弄，死于非命。这却怎生气得他过。但想他们，何仇于宋、卢二人，而行此诡秘之计。只怕此信，老者得之传闻，也还未确。我总清闲在此，何不前往楚州、卢州去探问一番，便知端的。”

算计定了，遂转身晓夜奔驰。奔到近处，不消打探，早已有人纷纷叹息，共传其事，与老者所说一样。燕青到此，眼见是真，只急得满肚皮小鹿儿在心头乱撞，却无一人可以告诉，一团冤苦，唯有自知。因又访知葬在蓼儿洼，遂悄悄走到坟上哭拜于宋江坟前，道：“我当初分别时，就知奸臣在内，岂容功臣并立。何等苦劝哥哥与主人，全身远害为高。主人与哥哥并不垂听，只思尽忠报国，感动主心。谁知今日无辜饮恨吞声，死于奸佞之手。天高日远，一腔忠义，凭谁暴白这般冤情。我想你在九泉之下，岂肯甘心！我燕青欲待为哥哥报仇雪耻，手戮奸人，又恨此时此际，孤掌难鸣，只好徒存此心罢了。”哭拜罢，起身四下观望，却又见旁边有两冢。再细问人，方知是吴用、花荣缢死于此，故就埋葬两傍。因也哭拜了一番，道：“人谁不死，二位哥哥这一死，却死得大有义气。也见得我辈弟兄，绝不以生死异其心。我燕青今虽遨游于此，无人能奈我何，然揆之弟兄情分，众皆丧亡，我独保全，终属偷生，岂志士之所为哉！倒不如也学吴军师与花知寨，殉死于此，方觉于心无愧。”遂在腰间解下一条大带来，欲要缢死树间，以全情义。忽又想到：“我今一死，亦有何难。但死得不明不白，未免九泉饮恨。怎能得一高人，问明了我哥哥这一死，还是水泊中造恶过多，理应一死；还是改邪归正，又出死力，功足偿罪，不幸遭奸人之害，含冤负屈而死耶？若能说个明白，便死也死得快活。只苦当今之世，没个高人可问，却将奈何？”因又低徊了半晌，忽想道：“此事也难问外人，我一百单八个弟兄，尽皆东零西落，死亡殆尽。我想公孙胜哥哥当日先去，

他定然还在，况他又有些学识，何不去问他一声，或者有一个明白。”因又想道：“明镜能鉴形察影者，盖立身于形影之外。公孙胜哥哥虽然高明，但恐他身在劫中，岂能知劫外之事？”因又低徊了半晌，忽然有悟，大笑道：“我燕青怎聪明一世，却懵懂一时。现放着公孙胜的师父罗真人，乃当世神仙。况宋公明哥哥曾拜见过他，他已悉知其事，我怎不去求问于他，讨一个真实消息，却在此胡思乱想。”一时想定了主意，便拜别三坟道：“不是燕青舍不得性命，贪偷一日之生。只为要问个明白，好与哥哥到地下来同乐。”

拜罢，遂潜离了蓼儿洼，竟取路往蓟州而来。不日到了蓟州，细细访问公孙胜的住居。原来此时公孙胜的母亲已死，公孙胜辞归之后，便不复家居，竟随着师父罗真人在山上修真养性。燕青再三寻访，并无踪迹。因又想道：“公孙胜哥哥既脱离尘网，留心向道，自埋名隐姓，不〔近凡人〕，踪迹难访。何不径到二仙山紫虚观去见罗真人问我公孙胜哥哥的消息，自然晓得。”

想定了主意，遂志志诚诚斋戒了三日，投二仙山紫虚观而来。来便来了，因无人引进，心下还馁馁的，恐怕罗真人不容他相见。不期才转过一带长林，忽林子中走出一个人来，道：“燕贤弟来了么？”燕青见有人叫，忙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恰正是公孙胜，便满心欢喜，急上前相见，道：

“我燕青那里不寻哥哥，并无踪迹。谁知却在这里相逢，不知哥哥还是无心撞见，还是有意来迎？”公孙胜道：“适才在观中随侍本师，本师趺坐观空，忽然对我说道：‘你结义的燕兄弟要来见我，你可出去接他入来。’故愚兄在此伺

候，不然愚兄何以得知。”燕青不禁吐舌说道：“真是神仙，我此来必要问个分晓。”公孙胜道：“贤弟高识远见，已为天外冥鸿。更有何事关心，特若远来见本师？”燕青道：“据哥哥这等问我，想是宋公明哥哥与我卢主人近日的事故还不知？”公孙胜道：“我自从谢了世缘归来，只日侍本师，连观门也不出。宋、卢二兄长做官的事，我那里晓得。近日又有什事，贤弟可细细对我一说。”燕青见问，便忍不住大哭起来，痛说道：“宋公明哥哥与我卢主人，我当日恁般劝他，他只认定人不负我。谁知竟被蔡、童、高、杨设计暗暗害了性命。”公孙胜听说，吃了一惊，也不觉堕下泪，说道：“原来二位兄长遭此大变。但他二人已为臣子，又系有功之人，奸臣怎生加害？”燕青含泪将赐饮食下水银，并赐药酒与宋江，宋江转以药酒死李逵，恐他生乱，及吴用、花荣缢死之事，细细说了一遍。说到伤心不胜，又大哭了一场。哭罢，因又说道：“不然我也拚着一死，相从二位哥哥于地下。只因他二人这一死，不知是恶报该死，特假奸人之手，又不知是已经赦宥，罪不应死，苦为奸人所害？若是恶报该死，便当含笑受之；若是罪不致死，而暗遭奸人之手，则此仇岂可不报。因再三思想，不得明白，故特远来，要求真人示个端的。”公孙胜听了点头道：“这也想得有理。本师既已知你到此，又叫我来迎，定然有个主见。我与贤弟可快去拜问。”

说罢，遂相引着同入观中。先自去禀真人道：“弟子奉法旨，已迎燕弟到此候见。”真人道：“可请过来。”燕青闻命，忙走至座前，哭拜于地，道：“弟子燕青，只为弟兄

情义，不忍见其死于非命，痛入骨髓，不知还是宿孽当受，不知又是数命应该？祖师具天人冰鉴，自悉其中来去，特来恳求，万望指迷。”罗真人忙叫公孙胜扶他起来，说道：

“燕义士请坐，待我与你细说。”燕青领命坐在旁边凳上。真人说道：“大凡天道，有个循环，气数有个劫运，国家有个成败，善恶有个报应，一一察来，不爽毫厘。其间生忠生佞，或为国，或害民，往往触怒人心，以致生变作乱，不一而足。从眼前所见所闻看来，虽曰人事差池，若就大头脑算来，实皆国家之败运与气数之劫运使然也。譬如大宋当兴，自生出太祖、太宗仁圣之主来，创成帝室。当时岂无魔业，但圣明在上，便自然消散。到了后来败运，又恰当劫数，故生庸主，洪太尉放走了妖魔。蔡、童、高、杨奸臣妒贤嫉能，将一班虎狼好汉都驱逐于水浒中，以造就国家之衰败。虽众义士以‘忠义’为心，欲‘替天行道’，然弄兵水浒，终属强梁。亏得后来知机改邪归正，纵有十分过恶，已消八九。况又荡平三寇，款服一方，尽忠报国，其功足以谢罪。若有贤臣当国，优礼用之，一场冤愆，俱消散矣。无奈国家之前劫虽消，而后劫尚隐伏于未起，故不得不借奸臣屠戮忠义，以酿后患。此宋公明众义士所以遭其暗害，重结新冤以为后劫者也。莫说宋、卢二义士身受其害，自然造成劫数，就是燕义士这等愤愤不平一段激烈之气，亦是劫数中的种子，何况于他！”燕青因又问道：“奸臣造恶，转成劫数；劫数之灾，不祸于国，即殃于民，却于起衅的奸臣无损。这样天理，不几漏网？”罗真人道：“怨气不消，造成劫数，此气数操其大纲耳。至于细小奸人，今日算人，异日受人之